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现代相关性研究

易雯

海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海口，570100；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依然充满活力。通过《资本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可以照亮社会和经济再生产的模式以及经济与非经济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持续相关性和分析优势的关键在于它能够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将社会科学中对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见解和批判统一起来，形成这种统一的工具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本文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两个关键概念——劳动力价值和金融化来探讨和说明这种现代相关性。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力；价值

DOI：10.69979/3029-2700.25.03.040

引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MPE）是研究人类社会生产、交换和分配规律的科学，其重要性及实质性内容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经历了一次理论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与全球进步力量的强弱密切相关，而过去四十年中，这些力量因新自由主义的崛起、金融化的扩张、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崩溃以及左翼运动的衰退而受到削弱。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方法使其在新古典经济学之外独树一帜，尤其是在对生产方式、阶级关系和历史动态的分析中展现了强大的解释力。

然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学术界的应用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它被主流经济学排斥，认为其缺乏数学和统计的严谨性；另一方面，它被批评为具有经济学主义和还原论倾向。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的跨学科性和对权力、冲突及系统性的关注使其在社会科学领域保持了持久的影响力。本文将从价值理论出发，结合斯拉夫主义的批判视角，探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在现代经济中的相关性，特别是其在劳动力价值和金融化问题中的应用。

1 价值理论

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它揭示了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通过市场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一理论不仅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也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创造和分配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价值理论的关键在于其历史性和社会性。它不仅仅是一种价格理论，而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价值关系的复杂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阐述了价值理论：第一卷聚焦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二卷分析其流通，第三卷探讨其分配及其对利息、租金和危机的影响。这种分析框架为理解现代经济中的金融化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

2 斯拉夫主义（Sraffianism）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

20 世纪 70 年代，斯拉夫主义（Sraffianism）对马克思价值理论提出了尖锐批评，尤其是针对“转化问题”。

例如，“在存在固定资本及其贬值是不可避免的联合生产的情况下，价值可能会变成负数”。^{（[1], p. 218）}

斯拉夫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在存在固定资本和联合生产的情况下可能失效，甚至导致负价值的出现。然而，这种批评并未动摇价值理论的核心地位，因为它忽视了马克思理论的历史性和动态性。

Sraffian（斯拉夫）的方法倾向于将“决定”的两种不同含义混为一谈。这场辩论损害了 MPE，因为它认为马克思价值理论作为均衡价格理论是有缺陷的，然而，马克思对积累动力学的分析是基于价值理论的，更关心剩余价值是如何创造的，以及对经济和社会再生产的影响，包括危机和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因此，虽然斯拉夫主义试图扼杀价值理论，但它通过一种没有获得进一步动力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点。它最多提供了资本和劳动之间为无法解释的生产率提高而进行的分配斗争的组合，并辅以对有效需求的影响。斯

拉夫主义的局限性在于其过于依赖均衡价格模型，而忽视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动态过程。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不仅关注剩余价值的创造，还揭示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危机趋势。因此，斯拉夫主义的批评虽然引发了学术争论，但未能提供替代性的分析框架。斯拉夫主义的失败恰恰凸显了马克思价值理论在解释资本主义动态中的独特优势。

3 劳动力的价值

劳动力价值（VLP）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概念。马克思将劳动力视为一种特殊商品，其价值由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庭所需的生活资料决定。然而，劳动力价值的实现不仅依赖于经济再生产，还涉及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

劳动力价值的两种解释方式——作为生活资料的价值和作为抽象劳动时间的价值——在实践中存在张力。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活资料的价值可能下降，而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水平可能因商品价格下降而提高。这种矛盾反映了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劳动力价值的动态变化。

社会再生产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张力。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依赖于工资，还涉及家庭、国家和社会的多重支持。例如，教育、医疗和住房等领域的去商品化趋势可能改变劳动力价值的实现方式。这种分析揭示了劳动力价值与资本主义再生产之间的深刻联系。

4 金融化

金融化是过去三十年全球经济的重要特征，其核心在于金融动机、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金融化是资本积累的一种新形式，其本质在于将信用关系纳入虚构资本的轨道。

“金融的增长及其在经济和社会再生产中的存在和影响，支撑了整个社会科学中金融化概念的相应发展。”^{[[4], p.97]} 金融化受到多种理解的约束，这既是因为金融与经济其他部分相连的渠道多种多样（例如，金融市场的激增，从抵押贷款和养老金到碳排放的期货市场），也因为这些发展与经济本身的演变相联系。大多数对金融化的分析都始于 Epstein 的定义：“金融化意味着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和国际经济运作中的作用越来越大”^{[[5], p.3]}，但这是一个无定形且包罗万象的概念化。任何与货币关系有关的事情

都算作金融化，就像商品关系的任何方面都算作商品化，或者如果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改进”，任何劳动都算作价值。从 MTV 的角度来看，这是混合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它所采取的形式，即使这些形式可以独立于资本主义而拥有自己的生命。尽管在激发对金融化的实证分析方面非常积极，但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定义瓦解了分析差异，并往往排除了与 MPE 相关的逻辑和历史系统分析。对金融化的系统分析应该通过《资本论》第一卷中的推导来回归货币。

在第三卷中，“在分析和资本主义本身的更高级层面上，货币资本变成了一种商品，其价格利率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因为它缺乏生产价值关系的基础，而不是可借出货币资本的供求关系。”^{[[6], p.47]} 根据马克思的生息资本（IBC）理论主张对金融化进行狭义定义，即为从盈利资本中获得回报而借出的资本。

简而言之，金融化是各种形式的资本的扩张、多样化和整合过程，通过跨越货币作为信用和货币作为资本的角色资产，以及它们对 IBC 的从属地位。这包括收入流的明示或隐性证券化，以及创建相应的可交易金融资产。也就是说，金融化不是消费贷款的扩散，但如果这些贷款作为马克思所说的虚构资本进行交易，同时伴随着衍生品的数量和种类的激增，它们可能会变得金融化。这样的过程促进了虚构资本的密集和广泛积累，并增加了 IBC 在积累中的范围和普遍性，因为 IBC 已经挪用了属于生产和商业资本（或根本不是资本，如从事经济和社会再生产的劳动）的保留活动。由此可见，“金融化不是高利贷的一种形式，它也不取决于对工资收入的剥削。相反，它是将信用关系纳入虚构资本轨道的一种现代形式”^{[[7], p.371]}。这种方法与包罗万象的概念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允许在当代生活中存在更多任何类型的金融。金融化的程度和影响取决于金融活动如何跨越 IBC 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之间的界限，以及它如何与生产互动。金融化的四个影响尤为重要。

金融化的四个主要影响包括：

- 1 金融市场范围的急剧扩大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再生产领域的渗透；
- 2 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的主导地位；
- 3 经济政策对金融利益的服从；
- 4 工人阶级日益卷入金融体系。

这些现象可以通过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得到解释。金融化不仅改变了剩余价值的分配方式，还加剧了收入和

财富的不平等。例如，金融资产的积累依赖于对劳动力价值的剥削，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内在矛盾。

5 结语

本文研究了马克思价值理论（MTV）的三个方面。首先是价值本身的本质，从斯拉夫式的对 MTV 的批评所引发的辩论中可以看出，它跨越了方法论、概念化、理论、逻辑和历史。因此，正如斯拉夫主义所建议的那样，它不能因为简单的技术细节而被否定，同时在原则和实践中对争议的解释持开放态度。

其次是将劳动力价值（VLP）确定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涉及从逻辑和历史角度考察家庭、公民社会和国家与经济再生产的关系。这需要承认资本积累的必要性、资本积累是如何实现的，以及思想在形成支撑社会供给的社会规范中的作用。这些因素与供应本身以及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和利益相互作用，决定了社会再生产的物质文化。

第三是金融化。它和 VLP 在当代资本主义中都占据着截然不同的地位。从 MPE 的角度和整体方法论来看，它们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活动中以不同的形式聚集在一起，其方式应该从价值观追溯到它们的形式。今天，即使不是历史上唯一的，在规模和范围上，这在日常生活中也很明显，正如金融化文献所证明的那样。VLP 和金融化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不同的决定因素建立的，以反映和重建所涉及的道德和历史因素。VLP 凭借其社会再生产而依附于商品化，其中金融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货币和劳动力是如此独特，以至于它们可能被称为特殊类型的（非）商品，但它们与潜在的价值决定因素有着深刻而复杂的联系。

因此，货币和劳动力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在实体与精神上与商品世界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必须在逻辑和历史中得到填补。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几章中对货币的作用，在该卷和第二卷的其余部分阐述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流通之后，他在第三卷中对作为交换资本的金融进行了结构化分析，范围涵盖商业资本、商业资本、货币交易资本、可贷款资本和计息资本。

考虑到价值理论涉及的领域范围之广，从价格到危机理论，从经济到社会再生产所涉及的问题，我们不能

期望这些理论观点会得到普遍的同意，无论是那些致力于价值理论的人还是那些拒绝它的人。我们希望价值理论对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类别具有持久价值。价值理论的持久生命力在于，它在宏大的理论和复杂多样的结果之间建立了联系，而不会陷入折衷主义或僵化的决定论。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现代相关性在于其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通过对价值理论、斯拉夫主义批判、劳动力价值和金融化的分析，本文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解释当代经济问题中的独特优势。价值理论不仅为理解价格、危机和社会再生产提供了分析工具，还为批判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尽管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面临诸多挑战，但其对资本主义动态的系统性分析使其在社会科学领域保持了持久的影响力。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价值理论在全球化、数字化和气候变化等新问题中的应用，以彰显其理论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Steedman, I. 1977. *Marx after Sraffa*. London: New Left Books.
- [2] Lebowitz, M. 2006. 'The Politics of Assumption, the Assumption of Politic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3] Fine, B. 2013b. 'Consumption Matters.' *Ephemera* 13(2).
- [4] Fine, B. 2010. 'Locating Financialis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8(2).
- [5] Epstein, G. A. 2005.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Aldershot: Edward Elgar.
- [6] Fine, B. 2014a. 'Financialization From a Marxist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7] Fine, B. 2017a. 'The Material and Culture of Financialisation.' *New Political Economy*.

作者简介：易雯（1993—），女，汉族，江苏常州，海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国外马克思主义